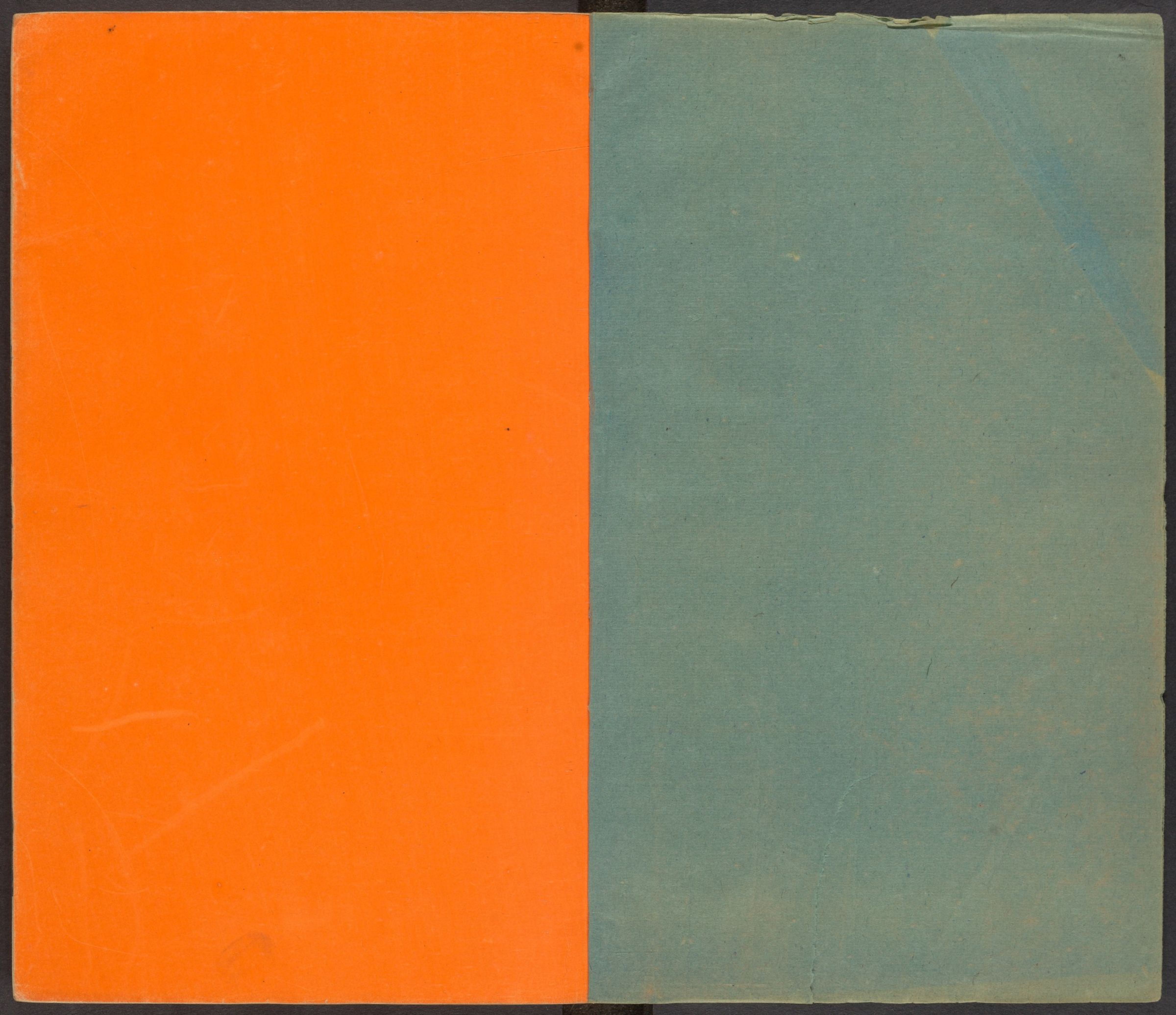


T5349/4871(4)

4

子
孫
傳

4
12.1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雜著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驚而力長於用大
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
顧左而右逐前如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
憊而後犬更前而殺之獸而驚者爪莫如虎齒莫
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如受制於犬

哈佛大學
燕京圖書館
珍藏印

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
羶之謂矣

賀水部傳

賀克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為郎章聖皇
帝東封有布衣巾幘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
賀某帝故知其仙者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
不獲每為莊獻皇后言之以為恨天聖中賀使其
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像直數千萬后恠
之名問澄澄以師對問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
在可得耶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為幸洪福寺見

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
也沂人喬全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
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全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
娶婦疾果復作全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
乃見澄方全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得
見也全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
汝約可復相見全叩頭如約澄乃引全同見之東
山使給薪水久之疾愈熙寧中東坡居士為密州
歲大旱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
旁見之以為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行元

後山集卷十七
二
祐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全以詩寄之後全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于君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世言道家為方之外而賀猶喜與人事豈世之所稱目為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反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難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強授之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為賀笑寡矣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賢汲黯為戇至於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其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鑿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倒海不屈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

後山集卷一
三
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
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
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
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
十年猶畏黯不敢發又為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
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
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釐以其不知利
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利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
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為不善蓋
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

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晉
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
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為之贊曰

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
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己賢則過之有張
不弛維利不嗜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
死不亡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敘且銘自足以達
况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厥
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
曰世以跌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
師刻版以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
河為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萬
千萬吾儕小人左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
十方界一觀世音

觀音菩薩畫贊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
悟悟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

是真真妄妄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
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為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
普同一名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
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
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
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
素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
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

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子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變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為英自勝之為強

書竇少府詩

竇君與先大夫游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工於詩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善

夫君不亡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它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為卿椽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卿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

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
山居士書

跋楊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爲二十七人而
考官定著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
學者於是士興於鄉者過倍其教化之效如此出
納之吝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羣士二
公爲詩以相勞之邦人以其爲寵又方請於上以復
之而皆見於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
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
王化旣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
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民之暇豫樂此地之登
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
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
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
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
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
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

闕文

拋梁上危架峇崑建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
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有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
旋墻不容鑄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

無風露之警盆纒鎌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
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
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蓬室銘

宿遷邵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邵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牀土階蓬屋詩書在
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
之皆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

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黃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
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
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
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汴南
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某深
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
固弊應卒外為長楗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

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
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
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
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
諭意臣某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
速大戾而明揚褒太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
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
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
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名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
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

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困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

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年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效祥宛同先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四海交歡同聲稱慶恭惟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為心睿武自天文明燭物有堯舜之仁而博施濟眾學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並修登斯民于壽域干戈不

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
凡茲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賦工邁斯盛旦願效
封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劍珮聲來合玉除麒麟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
顏喜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爲田將幾見南山稱
壽已三呼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途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絕人威明繼古政在循良之上名
與日月而馳慶吉旦之在茲合羣心而同樂敢忘

薄陋願效揄揚

口號

黃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搢紳廣樂充庭如
在夢歡聲著物似逢春瞻天已祝無窮壽盡醉爲
期莫計巡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都之奏魚
龍並聽眞作洞庭之音上奉威顏後部合曲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

庇是陳七獻之禮以爲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
偉節照鄰清風肅物有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
顏氏之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
詳刑果自東藩就更北道知府大夫敦平生之好
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
指顧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
如物再春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
日恭惟知府大夫英才蓋世偉行絕塵名義甚都
掩四方而著目談評詣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
於中和人樂聞於鐘鼓爰因令節肇啟華筵賓席
雍容願上使君之壽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詩願
舒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需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坐盡傾歸
盛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鬢邊綵勝年年好樽下歌
聲日日新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為平世之勝遊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
好恭惟知府大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
四鄰氣節蓋於一代爰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為秉
燭之遊用作豐年之觀扶老攜幼樂聞鐘鼓之音
疊足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
意好今宵端復為人長粧成粉白生春色酒瀉鵝
黃射燭光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
因爰屆誕期用伸至願恭惟

皇帝陛下此有關文伏願憑覺皇之外助效臣子之內心
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月至
人達觀示平等於冤親不有別傳孰聞異見某公
尊者承佛受記為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入慧林
之半座望破頭之氣知正法之旁行觀優曇之華

信異人之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毋辭千里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真修造疏

有為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有異人之至真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于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之助勉從勤請使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為心某公禪師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棲如止水衆至則形殷若震雷物待而發惟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

場而昔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時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

智者不說語言所以為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顧茲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能效力不暇有為願效至情通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蔥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田之東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宗禪師遍歷五宗頓開

千眼著衣喫飯肯學為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
林之肉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
無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循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遍於大千施有多少半果等於百
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頴上名都信深緣熟是興無
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微有家
無累悟解不立已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

生之福憑茲一舉以效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已
廢是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為饘粥之費
棟宇傾圮不無雨澤之憂誓殫拙者之心庶動仁
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受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
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衆之所同時則
未艾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

後山集卷之十一
薦福而退心衆所疑著國師三出未偶勝緣瀉山
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免雖達者之不爲面壁磨
磚亦古今之常事未忘本願須順衆心不下禪林
徧周法界閉却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旣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世情之攸
尚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圖澄禪師以七
十之年曲從衆志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
勞所過成化擔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挂搭之初
宜有洗滌之供以爲一國之福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
永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十一策并櫃二隻
及請曹州開元寺上生院講主重寶讚者

伏以右因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
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心敬供不怠
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爲始伏願諸
佛所說如喜慶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園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脩典禮之

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絕刑解網
施仁奉聖朝之初政治師從理資賢守之良能熙
熙如登春臺濯濯鞠為秋草更憑梵力普及蒼生
代醮青詞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笥苟懺悔而必
原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憫憐切念
罪惡貫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而得誅一病逾
時百方莫效惟歸窮于覆載庶有望于生全伏願
三聖眷懷衆真敷佑赦其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
生敢希求於再福桑榆暮景期洗滌以自新

代醮青詞

天運有敘六十餘而一週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
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為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
必反不勝恐懼是用祈禳考案舊章修陳薄禮惟
衆真之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懇
多生之罪願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浚
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
餘生溥及羣情同期勝福

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名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耶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

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真宗旣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旣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請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侯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州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

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圍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覓便襲擊兼令開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

莫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即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

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真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

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
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
威伏增戰慄

如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
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
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
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
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曆二年西羌盜邊戰未
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
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

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
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耶羣臣
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
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
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耳方是時主弱而愚
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
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
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
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

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
得金繒數十萬入於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
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
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柰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
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西羗塘始
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
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
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
愛為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
違情而為天保民為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

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
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
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
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
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求多及公固拒
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
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
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為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
為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
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為此名貨非國之輕重

鄙而失國名雖小亦不為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耶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耶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為敵國豈有此耶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為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仁宗

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虜使來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耶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爾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

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危如此豈欲久耶曰
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
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
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對又不
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
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
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曾中亦以
為樂耶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
其心耶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
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
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
詩於陸農師學易以鼓切於龔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
也

王無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摸畫手一
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
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揚雄傳侯芭自芭而
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

廣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昇以御史為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為使文定亦為上言故事執政同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為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仁宗

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乃請以歲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報如故典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為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即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某公謂呂夷簡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

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可軍
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
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間焉猶欲因
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
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
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
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
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
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
之初某公每求退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

入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
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
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
耶范公未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
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
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為西帥每
奏即報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
也曰某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
始以前言為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

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為祭文歸重而
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
宛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
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
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
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
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公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
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張長史
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
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因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
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
人入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
門動而得其法蜀人王冕一本為舉子詩義左之右
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

巧舍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為輕已嗟乎世士可與語耶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為丁其下為推宋少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為推也縉叔曰推者椎也獨髻

為椎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為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嘗謂為室當使戶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為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

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為盤
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
潘墨之龍略有六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
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
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
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
能香也不若竝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
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
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
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歛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
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
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
以達賜國姓世為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
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
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謂不迨孫氏所有
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銚號稱珽珽
但色重耳非古制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為陳諸生聞楊山人善相
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

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
元豐之末蔡為相黃由尚書郎出為蔡州過蔡而
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
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父穎公初為黃州參軍友夏英公公喜相人
謂穎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
而貧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
也

墅處潞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
兩貫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于葦過

之及門息於廐置驛下有錢二千以二伯為陌有
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乃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
其言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藥而黃
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
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荆公以名士為
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
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名
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

後山集卷十八
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為首
相

後山集卷十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談叢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為福品孫
位為遞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
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
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
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
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後山集卷十九
一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禾不熟甘草
薺苦草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熟當年禾又
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
夏雨蓋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
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
暑月中襪袍袴紗綿相半
世傳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河水歲寒冰厚
獨祥卧亦作敬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馬盛服羣
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為之必有高
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為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於廬甃皆用磚歲夏大雨閘門
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庾而暮
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歎
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

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兔無脾豚鬻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

後山集卷之六
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陝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為高丈務經久爾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土塹附墻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

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闔見賢老為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綃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惹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

後山集卷十九
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為淮漕有方士為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隨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拔也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

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扁鐫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後

有關文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蘸藥水為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漑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

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闔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闔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李公麟云吳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于西臺名有師法公為

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耶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嘗謂書為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為難耶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田為富分貝為貧大坐為奎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鑠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
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舍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
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于悟故大梅才得馬祖一言入山
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
之語為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
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
以為悟後析理之門謂之淘汰天衣宗之而圓通

非之政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
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圍即知休咎故號撥
沙婆人有世患在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
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
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
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
夜生將就其左右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
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

其時也為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為備使候時以報
扶母就蓐即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為從公與
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於簾下宣獻前曰太
夫人不飲以茶為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
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
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為瑋瑁云

代北界天池山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
廟舍作屋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

契丹始至易屋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
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
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鱉血碧鰕蛤無
血其效何也

御廚不登彘肉太祖嘗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
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
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妖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鰕魚明越江瑤柱莫
能相先後而強為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鮫魚明人謂之九孔螺

牡礪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寧中作坊以門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
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
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兩吏垂乳流渾如乳婦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
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
吳克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

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
通獨起迎語曰瀟灑瀟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
黃旣寤莫測也旣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
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
禮曰先公常守睦有瀟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眞瀟
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
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旣入廨舍皆
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
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
唯唯公恠歎以為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為壽永
叔把琖側聽每為引滿公復恠之召問所歌皆其
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
疵疾以蔽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杭揚兩州化
洛石為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為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
後至失酒顧艸間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與血怒

而飲焉昏閉倒卧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蟲成堆自
是無蟲終身

穎諺云子過母當暑而凉水退而魚潛皆為大水
之候穎人謂前水為母後水為子水日至日長勢
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為子勝母水
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
為潛云

田理有橫有立間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為
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鞞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
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語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
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
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飢矣

趙元考云寒食麩臘月雪水為糊則不蠹南唐煮
糊用黃丹王文献公家以皂莢末置書葉間然不
如也

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蠹顧泣羔菟蠹以供
祭也周官蝸氏鄭康成注蝸今御所食蛙也宋書

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
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
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

印焉

心堂說云趙元考家有澄心書目才三千卷與此說相似但掌房不同耳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菽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
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為長源今縣人譽之不容口
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為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闕之留不

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為衛真主簿而未嘗
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
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
公而立耶卒歸衛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埽地如
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即怒以為不勝任遂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
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為驗蜀山有九
枝木傳以為異卒火之歲餘御禮問焉其賞至銀

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即殺之不以聞吏貪則
降杖集吏民杖之蜀大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
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負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
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鄆陵鄰之僧有學解客嘗
問之曰英公貪暴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
為龍耳未以為然也它日至京師遇夏氏故吏語
近某生曰狂夢遇公於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
其所在曰為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
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

龍已去矣客人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澈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於冰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為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為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堂 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釋從青字闕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居眾而淨居不出善畫樹石而人不可得使好事者為修供則量其多少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為淄倅過而請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美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二府合議以聞仁宗崩訃于契丹所過聚哭既訃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為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為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

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眉以祈福日數百人有
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以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
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
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
事勸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湖既平溪峒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
獨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兩河說文潞公安樞密燾主故道范

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
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
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
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
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
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
則盡赦之矣

後山集卷二十一
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母妄言
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
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
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
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王爾先帝之弟朕
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為養數歲之祿不
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
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

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
謂安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知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知
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
不為學而已為道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於意不
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
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
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為道必始於學

此段疑
有脫誤

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
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為子

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
吾愛其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
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
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而市墨者乃庸人
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它日
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主圖其像而後授
其工後以像遇之客舍市邸方晝卧叩關不發問
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
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

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

臯說文從辛從自言臯人感臯苦辛之憂秦以臯
似皇字改爲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臯字故從
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
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臯古文也說文不當以篆
寫之

駕以二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
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駢亦
驂也說文云驂駕五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
四名乘夫乘韋是也

瓠子在當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
蹟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
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為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
杜遜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
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
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
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
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從坐者

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亦罷去一言之謔貽
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
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
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諫之而止
余為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仙李文定公為守
兩吏人持箱奉遺詔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
嘉祐末先人為冀州度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
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
遺制哭以示先人遂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

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都留守龍圖王學士益柔
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庭張文
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
上散髮解帶襪而不履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樂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
其弟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
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
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兩工至橫管一鳴監笑
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顏魯公學張草
不成而為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
師各自成家以名於世使張為畫吳既不可越功
與之齊必出其下亦爭名之弊也

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畫名而從
之學有以畫來必名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為能此
其所以為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盡子所知
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畫也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
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指罵詈久之乃

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
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
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
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
豈可避耶

垂崖自成都名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
可巾幘垂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垂崖
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
愈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
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為廊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名李
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
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
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
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爾然公毋
以為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
人也公未以為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
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
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
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

壽何來吾為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
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
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
自是異李焉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
為父國號闕字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
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
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
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
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
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

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爾公曰中國
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
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
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
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惶恐詣次求
見公謝却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荆公為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
三鹿為麤麤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三
牛為麤三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

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
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
蒼生無福幕下恠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
盡然仕太早用太速未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
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
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
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萊公性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
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為讖罪而戒
僧和我乃大唱曰如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
也

潘美為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
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
至熙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
而與之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名二府觀焉熙
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名眾謂天子修貢為
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
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

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
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
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邊江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
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為苦張夏為
轉運使取古西山以為岸募得江軍以供其役於
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荅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斬云
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

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寧
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
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驛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
問知州何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淵耶堯叟夜至
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
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
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
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

面天顏臣不任踴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澶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自校獵爾以是因中國

余為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

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羣木皆落從者以謂枯也木下有剝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剝一樹永出煩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剝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剝一樹謂建剝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

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即縣壺者沈
邱令張幾閩人嘗至蔡為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
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恠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
葉滿庭鶯亂飛者是也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
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
宗諱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
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
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
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

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
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
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載頒於九
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滯外藩
已成美政廊廟佇徵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
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鱖魚大魚白也今謂之納子

士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愬於達不受亦不校
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

某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與
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嘗語家人
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某日
當死以後事屬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為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
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為御廚使久之不遷
求去太祖曰以爾才地御廚使其可得耶爵祿以
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
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
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為獄官畏其遷情而就法也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壘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
國壘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壘不害為
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
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為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
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
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時長子楚王以疾廢
真宗次為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
欲斬耶預立太子正為此爾且吾奉手詔可取視
也王既入公遽闔戶鑰之而去真宗既立還而出
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大
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
子以登遂即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

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
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
而比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
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
韜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
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
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
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
世也上從之

後山集卷二十一
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
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後山集卷二十一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談叢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
脚如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
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
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
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
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為布幞頭有司遂用民

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幘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幘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肅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為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為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伯疎仲之子復為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知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也今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云繒一入色曰纒借作才非是無為軍巢縣柘學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稱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

既而軍廢為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教坊之樂以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
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
此得為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
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
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
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

也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
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
化虵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已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
土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吳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
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
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過此爲九
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爲支流同爲逆河者爲
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
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
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
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候命爾上聞之
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
生業以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

其可大用名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
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
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
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
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於
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
文公以爲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於蜀者競採之以

後山集卷之二
四
為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章氏之先起家為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
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
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
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
人諭郡君言城旦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
爾全我一家何濟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
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
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

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
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
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
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
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子瞻亦曰
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
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
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
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
孔塔坐者絕倒

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

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為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白魚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鶻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鶻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

角者莢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躄獨徒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密和而

蒸服而不丸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煑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贄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
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
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樞前見天子以
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字缺儀其為修媛已自尊

大郃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
綮絲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

六年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
石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
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
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顏長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竇失戒夜發聲如
雷須臾巷水沒骭士有獻衣衾之法其要取綿絮
貼縛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捫漏穴用
隨水勢畜入孔道即弭眾工隨興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蛋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跡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叅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汜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汜納材于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脩造矣

巖頭雪峰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熟水而山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旣行復還訪之

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
轉鈎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
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香囊風吹滿路香大眾
還知落處麼眾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
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
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為代曰熟處難忘
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修殿
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
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為左玄真人遂以為

稱為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
而杖之既覺醫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甕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塲故久而不壞
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為白金
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
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
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

學士字三某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
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
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
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
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
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
邕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敘平生不孝與
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名其弟教以母效也
中州松子雖秕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

杖擊蓬使子墮地用探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掃
入之無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
盡取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
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
定復相相傳忠愍為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為嗣遠
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
授鞋他日為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

後山集卷三十一
惠接以洞教後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網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名知其謀而不以告詔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呂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枉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

十餘本寮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溫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待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賊吏也旣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旣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

後山集卷三十一
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
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
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
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
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
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
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

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綏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熙河多得官爲
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
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不慕中
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
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
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
乃舍之

垂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薪而歸者問
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

後山集卷二十一
食何情耶答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
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
聽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徙宥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思
甚篤他日為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為公報
之使知為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放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
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温外問有新譚否貢
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為儒賈二父每相

見必以為患甲曰賢郎何為曰檢典與解爾乙復
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它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
著賊賊縣已逮捕矣甲曰兒子其何免耶乙曰賢
郎何虞曰若和著賊詩亦不穩便公應之曰賢尊
得以憂裏

後山集卷二十一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後孟荀之間乎

楊關老莊四家本同而未異楊氏存身而絕物關

老尚理而下事闕老氏一句莊氏揉曲而過直

樂始於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

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溫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疎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器也名生於器分生於名名以爲表分以爲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勉強而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必由學乎

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兄親而不尊禮之別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
紂乃自如化之不革殷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
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
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
麗既合矣故曰實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
何則衆也况君子之所棄皆與羣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
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爲
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薨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母后臨政
自秦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爲律也伶倫聽
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
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
唯賢重音情動於心而發於言形于手足誠之至
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

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

不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

公也紬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

焉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有任

首荷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

與物而動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
德之行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行出于德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

合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情狀人之情狀也此輪

迴之說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

三穴而附自江以南葬缺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

乎吾州陳氏之葬有物焉如豕大如馬出於穴既

而死者相繼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

神不敢違也惟不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一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說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于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校也雖然用人不如用龜著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偽也

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焉形之偏正木之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為可以不為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為輕重捨輕而從重也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散秦畏諸侯之合從與其兼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為計不過游說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

利之心故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
苟而已矣緩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於戰而
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
力足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鬪之
情此其所以亡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
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為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
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

有所短仁有所闕安石屈郗超叔夜傲鍾會此其
生死之由其情而未仁乎

嵇叔夜居於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
人以為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蓋叔夜匿形
而見志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子以為密

晉公以賈充而存亦以充而亡所謂既以此始必
以此終天之道也

李斯焚書殺士非為秦計自為計爾其意自智而
愚人使無范雎之間穰侯蔡澤之困應侯者不知
趙高代之不必學也故其計非特亡身而亡秦也

昭烈謂武侯曰子如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
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
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乞
丐如奴婢孰謂英雄以一齷動其心哉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以勝欲非勝人也故自
用之謂英自勝之謂雄

後山集卷二十二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
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
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
太祖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
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
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

後山集卷之三
一
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
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
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
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曾度中泄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
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
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
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
與黃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
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
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
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鬻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鬻如惠
文惠文秦冠也蠓相粘如山蠓牡蠓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

後山集卷三十一
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
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
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
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
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
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
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

黃魯直謂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
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光
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爲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
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
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
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
學其詩終爲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
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

云為出二佳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虛中墓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

美取五字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

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
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
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議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夫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
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
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
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

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
魯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
黃魯直以奇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新易陳莫不好
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
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
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
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
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黃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
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坵乃前人所未道又云
扶攜度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
學三謝失於巧耳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
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
也

王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
正堪一笑耳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
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

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
偷閑卧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
墻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
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
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
之曰偃它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
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
官喜評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
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師厚景初
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
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
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
便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戶
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絕而子
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
弟畜漆琴而不御蟲鼠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

壁虱而木有對魯直之兄大臨目見牀下以溺器
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
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
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
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
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
公

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
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

花影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
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
冠齊人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夫
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
妓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
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
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
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且留殘不道

月明人散謂思想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
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
中庭可不如滿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
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
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
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

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為說劍成相賦為與騷何異

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行順下而已至其

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如

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閻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蓋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名而來人各有所志也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

哭之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今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
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
也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散散從俗天
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
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
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
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
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

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
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
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
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
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
及之耳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
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鷩雖未能翔於千仞
竟是真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

甚有理致語又正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
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
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余考之蓋黃獨是也
本草赭魁淫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
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
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
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
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
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
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禮部貢外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
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
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

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
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
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
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
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慙慙託邊使裴
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
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
游詩如詞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

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
者效風

右丞蘇州皆學於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
失玉鈞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
臺其下有路號玉鈞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
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
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裕陵嘗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

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閣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師唘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於三都谷大敗之唘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

盧多遜名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

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
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
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
牡丹芍藥人題遍自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
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
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
聖俞荅書曰子詩誠工但求能以故為新以俗為
雅爾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

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
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
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
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
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
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
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
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火父穎公罷相

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堯鞏却是貂蟬出敢用前
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
去其詩曰堯鞏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
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旄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
也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
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

爾

後山集卷二十三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駸烈潤川編按

長短句

菩薩蠻四首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爐煙未斷蛛絲滿想得兩眉顰
停針憶遠人河橋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
期人間長別離

東飛鳥鵲西飛燕盈盈一水經年見急雨洗香車
天回河漢斜離愁千載上相遠長相望終不似人

後山集卷二四
間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
龍車烏鵲橋經年謀一笑豈解令人巧不用問如
何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畫簷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
明星惜此筵愁來無斷絕歲歲年年別不用淚紅
滋年年歲歲期

又一首

髻釵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眉山遠一曲杜韋娘
當年枉斷腸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

難長須仔細看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
黃鸝深閉玉籠千萬怨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
憑空有願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黃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
笙歌聲裏暗生春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
到手莫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
把酒如何不飲繡幕燈深綠暗畫簾人語黃昏晚
雲將雨不成陰竹月風窻弄影

菩薩蠻

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
去留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當時聽天上玉堂
東陽春是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
盡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

無數尊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搖空濶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往
時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
人常七八不將白髮並黃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南鄉子二首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閣
颼颼橫雨旁風不到顯登覽却輕酬剩作新詩報
答秋人意自闌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

颼颼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峯南未
得秋喚取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醉醺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
雪滿瑤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慙
慙與插小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

詠榴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
不會春工著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污胭脂憑
將雙葉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
兩並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
破春回枉斷腸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織手一
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
靜松風竹雪金鼎沸爇潺門闌車馬動扶黃藉白
小袖高鬟漸曾裏輪困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
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幙禪榻鬢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窗雨氣侵燈暗
壁釘窗下有人挑錦字
行行淚濕紅消滅
舊香往事自難忘
更著秋聲說
斷腸曲渚圓沙風葉底
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
著記著不如渾忘著
百種尋思枉却繡囊錦帳
吹香雄蜂雌蝶
難雙眉上放開
春色眼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
莫背後尋思
渾是錯
猛與將來
放着吹花卷絮
無蹤晚粧
知為誰
紅夢斷陽臺

雲雨世間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
試薄衣紅蕊未開
花已過遲遲
不見東風著
意時酒到更須辭
報答春光舊
有期勤苦著書妨
作樂癡癡莫學衰翁
事事非

丹為花而不名也向秀注莊子示稽康曰妨人作樂爾

羅敷媚二首

和何大夫餘醪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
瘦減初黃改樣新
粧特地相逢
只認香南臺
九日登臨處
不共飛觴鏡裏伊
旁獨秀釵頭殿眾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着緗黃宿面留粧不出寒花
只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旁一
笑盈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
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霑衣膩漠漠輕
寒梅柳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木蘭花減字

贈晁無咎舞鬟

娉婷娜媚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
却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

不回頭沒着羞

一本云娉婷裊裊芍藥枝頭紅玉小舞袖遲遲心到
郎邊客已知當筵舉酒勸我尊前松柏壽莫莫休

白髮簪花
我自羞

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
豪清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文字功名真自誤從
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董嬌嬈修門君自到不用
我詞招

南柯子

問王立之督茶

天上雲為瑞人間睡作魔疎簾清簟汗成河酒醒
夢回多眼費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

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減字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枝盡日纖柔
屬阿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着便休癡付
與風流幕下兒

古詞云十五年
來從事風流府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
栖燕子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卧看一庭
明月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

林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
明月攬衣先怯微涼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
相思怨背立向人羞顏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
逢親向尊前見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
借周郎便背立腰肢挪撚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
因緣甚只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
三秋作意向詩人
安排雲雨娶新清
隨意且須追去馬
輕衫從使着行塵
晚窻誰念一愁新

臨江仙

送疊羅菊與趙使君

官樣初黃過九關
鮮妍時更宜寒
挽回人意不成
闌香羅堆葉密
芳意着心單
過與後房歌舞手
輕盈喜一作春色生
顏墜釵擁髻
與垂鬟欲知誰稱面
徧插一枝看

清平樂

詠柑子菊并引

柑子菊姿韻俱勝
如玉謝家十五女兒
而名不雅馴
為改之曰官樣黃
作清平樂詞
且令方內知有此君也

重重疊疊娜娑裙
千禡時樣官黃香
百葉一歲相逢兩節
是歲閏九月兩作重陽
曲欄遶徧芳叢
一枝作意妍穠折
得有誰相意却須
還與秋風

南鄉子

并引

晁大夫增飾披雲
務欲壓黃樓而張馬
二子皆當年尊下世
所謂英英盼盼者
盼卒英嫁而盼之子
瑩頗有家風而曹妓
未有顯者黃樓不可

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
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
作衿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

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
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又 詠棣棠菊

亂蕊壓枝繁堆積金錢開作團晚起塗黃仍帶酒
看看衣賸腰枝故着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
放闌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爭只倚闌

而葉
單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
只緣些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
退朝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
花

蝶戀花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
回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却住衾
冷香銷但有殘粧汙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
無尋處

一本云戲馬臺前京洛路車馬喧喧感踏塵如霧借問使君天
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攜淚眼仍回

顧下兩
句同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重柔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
好箇風流模樣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
須蠻素作伊涼與插釵傍鬢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
手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
清塵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

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清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
寒窓雨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
人尊旁未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
一線通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畫障目斷瑤川同
凭闌干意幾般

卜算子

送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
長如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

看何似丹青裏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蘇州濕紅牋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濕色鬪朝花光
觸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着色
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
去後無強敵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簾看看分摘無緣團沙弄雪勞心
費手不肯暫時圓賽神舊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
還芍藥梢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娜嬾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枝遙可識
應殊暗裏猶能摸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
畫圖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
次第春來輿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
見初楊弄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

後山集卷二十四
帶餘寒江光野色閑遊徑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
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
病

鷺鵲詩

并序

此係得之魯氏傳本及南宮氏編中他本所無者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涼露坐有雀
引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鵲至自北俛啄
雀間初循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于垣出
雀不意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
磔雛以食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
詩

若奚不鷓吾知避而遷汝胡不狸吾知遠而馳宵
邇吾巢晨並吾枝懷毒姪凶初不汝期莽恭拳拳
甫笑嬉嬉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後山集卷二十四

畢



